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三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三

(大陸外版・限中國大陸外發行)

編纂者
出版者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址 臺灣臺南縣柳營鄉八翁村九三之十號一樓

門市 臺灣臺南縣永康市復國一路四四三號

電話 八八六—六—六二二五二九五

傳真 八八六—六—六二二四五五六

郵撥 三一二八一三六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省業字第肆伍號

出版證號
版本記錄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本 四七・一二五印張

一九九六年八月初版一刷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957-99433-1-1

印製者

香港泰來亨國際有限公司

發行人

黃舒眉

史部定價

美金貳萬陸佰伍拾圓

ISBN 957-99433-1-1



9 789579 943314

20650



US\$20650

史部第七三冊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二)

〔明〕張鹵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皇明兩朝疏抄十二卷(一)

〔明〕顧爾行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大名府刻本

..... 五一七

皇明嘉隆疏抄二十二卷

(二)

〔明〕張鹵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嘉隆疏抄

二十卷》提要

兵科右給事中臣夏言等謹

題為杜傳乞以光

聖政事昨該 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

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

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

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各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

部知道欽此臣等待罪該科伏覲

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虞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

國家之令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 先朝之弊事

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

德乃可授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

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官物故輒將

弟姪廝養及親交技藝人等一槩乞

恩傳陞錦衣衛大小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

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至數十人自列職銜

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 朝廷利其貢

獻左右為之祈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

名明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

然阿從而莫執 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

復振舉十餘年來錦衣衛之官充斥官署至不

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幾至乏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諸

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切意也當時

臣言猥以菲才實奉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

已革削殆盡中外人心罔不慰悅名器自此稍

重國用由是漸紓宗社靈長之基

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改元以來未及

二年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外議徒

事紛紜聖旨不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尤為

嘉政之尤先前祇因太監趙山之死既啓其端

而後來楊聰遂踵其例至於今日戴錦戴俊之

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其藩邸舊勞賜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

可也乃若戴義應事累朝恭侍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衣蟒帶玉平生榮寵亦云極矣迺者

病故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鑑原給齋糧帑

分麻布官造祭服優崇亦已過矣今因梁恭等

之乞復蒙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

恩實為過濫此則臣等不能已于言也且

朝廷之政祖宗世守之法皆大壞于先朝而

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蓋係於登極一詔今

復有此舉則是欲蹈先朝之故轍而非所以

全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祖宗之

成法而非所以隆聖明之新政也况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有以革之今日之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先朝之傳乞是則前日

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

也先後矛盾首尾衡忤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

此臣等考之故典武職資格自軍功立至副千

戶凡歷四級以西壯二邊賞格言之則該擒斬

虜賊四名類以西南畝賊苗蠻功次言之則該

擒斬十二名類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

斬二十四名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

至三十九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名

以陣亡例言之則該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

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可輕與之耶副千戶係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

四石歲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官

每員月支糧一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

漕陸挽之勞小民水耕火耘筋力之苦錦等何

德而

陛下厚祿之耶且武職世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

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甚重矣且戴義乃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等又得冒軍功之極賞也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當輕畀之也萬一此源一開末流日趨於濫人人據以為例

陛下後雖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

國家府庫日就匱乏綿防無虞不言疲敝田野無人不能困苦虜寇無時不侵掠盜賊無時不竊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寢成大弊數年之後冒濫如前

一五

綱既紊百目盡瞶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矣伏乞

陛下上奉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今將此傳

陸戴錦戴俊官職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仍令內府各衙門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冒陳

勞効妄自請乞以累聖德且使中興之政

始終如一不復為後日之所釐正此則臣等區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

聖明留神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三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屠僑等謹

題為遵成憲禁傳乞以惜名器事近該錦永衛

右千戶所擴幢司校尉邢福海奏以隨侍

興獻帝之國三十餘年及姊邢氏寅侍藩宮之勞

乞要比照輔聖夫人家屬百戶魏振等事例陞

本衛所見任職事該兵部執奏未蒙

聽納隨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註奉夫人邢氏弟校尉邢福海肅奉夫人顧氏

弟小旗顧錦都陞錦永衛世襲正千戶兵部知

道欽此又該兵部執奏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得報驚愕方欲論沮又該

一五

邢福海顧錦奏以兵部註於帶俸數內乞要見

任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夫官有當授

則必任之以事邢福海等乞陞已非其據且嫌

於帶俸而欲乞見任臣等於此未暇深論直以

其官自不宜授耳竊以武職非有軍功不許輕

授此

祖宗之成憲垂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今邢福海

妄擬陳乞該部執奏為成憲之難紊也

陛下不惟不從併與小旗顧錦俱傳陞錦永衛正千

戶世襲該部又行執奏為

成憲之決不可紊也

陛下乃不少思

祖宗垂憲之嚴與本兵職掌之重竟批荅曰已有

旨了是何甘自紊壞至此哉且武職之授必有

軍功不待言也授而世襲以其祖考有勲勞於

國故官其子孫與國同休戚今邢福海等以其

侍國年久不過執役之勞既非軍功之比以

其姊氏嬪御自有封命之寵亦與私家無與

又其所擬輔聖莊奉等名號不同則各人在

宮事體亦別在前日所進之恩非今日可授之例

原情據法雖百戶亦不宜授也况千戶千百

皆不宜授也况正千戶而世襲乎是非之判甚

為明白治亂之機太有關繫

陛下聖明豈得獨昧於此乎議者皆以為恭肅奉

二夫人之寵故邢福海敢有陳乞顧錦亦得併

傳而

陛下特有以私之也夫女謁之不可不戒也尚矣寵

既盛於內事必預乎外漢飛燕唐太真之禍可

鑒也若邢氏顧氏侍奉之勞則有寵命之褒矣

即欲推其私家亦不過賞資之而已爾若武職

世襲以待有軍功者豈宜輕授乎况傳陞乞陞

官職乃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散政也

陛下登極之日因其事革成憲首詔裁革天下

臣民方切慶幸延頸以望嘉靖之治不意查革
方定聖墨未塵而

陛下身先背之且前此以宮闈親屬傳授蔣珊等

為錦衣衛指揮正千戶及兵振等為百戶該部

執奏臣等交章空言無施至今為憾茲乃又因

女侍之故至以校尉之役而輒陞以錦衣五品

之陞不獨止其一身之榮而遂及其子孫世官

之典在

祖宗不肯輕假以名器

陛下每濫以與人而全無顧惜若果有軍功者更將

何以待之乎此臣等之所未諭也夫

武宗之朝傳乞之弊起於權奸其流尚至於泛濫而

不可收拾今日傳乞之事或由宮闈或由女

謁則恩常掩義公不勝私而其流之弊又有不

可勝揀者於此不戒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伏望

陛下熟思臣等所言深惟

祖宗成憲之當守朝廷名器之當惜登極詔首

之當信特為追寢前命令邢福海等止以原

役供事不許再有陳乞則

陛下改過不吝上有以昭君德於乾綱之羨而聽

言能行下有以息群疑於私愛之溺矣天下幸

甚

和幸甚臣等職有當言義不容默懇切之私不勝

仰望

聖心悔悟之至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嘉靖疏抄卷十一

一八

戶科右給事中臣鄭一鵬謹

題為乞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事近該吏部題為纂脩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變陞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為乞恩比照事例改陞館職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劉變編脩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明之朝有此傳

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會典內一款

嘉靖疏抄卷十一

一八

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叅出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叅送法司治以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准擬欽此臣惟將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公則爵重而賞勸是以我列聖愛之重

之布在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途清仕路也不意今日又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美其如聖明之累何武夫正德年間傳乞多類出於武職雜流美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往時權奸所不敢為而書敢冒為之是其反浮於寧彬輩謂

陛下為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為天子巡守重臣不為不尊矣書止宜責其弟脩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先朝子弟為臺諫者多

嘉靖疏抄卷十一

十一

改授行人司職御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者俱實緣得之當時已臆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為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為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儉邪小人壟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今璫孽以誣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為其弟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豈璫之疏必不上矣書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璫孽甘為膺大無復忌憚平生奸偽洞見真性書輩將誰欺乎身為大臣而為子孫乞官上壞

祖宗成憲下汙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如蒙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成命將席書亟賜罷黜為大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為民其書及璫孽挾奏事情亦乞明下廷議別白是非取自上裁則誣善纓諂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實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道不昧而

嘉靖疏抄卷十一

十一

仕路永清矣

嘉靖四年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改陞恩典出自朝廷這廝如何輒引大禮妄言掇拾又說偶合之辭大禮專正於綱倫好生不知事體本當究治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壯軍實而重安攘也所當亟為議復况參將衙門供應之類原議俱存非若初創設費區處合無將陝西參將照舊復設推選素有謀勇者一員前來任事其 勅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該營原散歸各衛軍士選勾精壯仍復責付統領中軍千把總等官於西安左等四衛內選用平居無事往劄省城如法操練彈壓礮回每遇防秋帶隨固原專聽調遣其供應廩糧俱照原議查復支用庶武備不廢而安攘有裨矣伏乞

聖裁

奏為查勘勘案上

一十三

清理邊儲以祛姦弊竊照邊儲錢糧升合為重而侵欺盜冒律例甚嚴先該閱視大臣查出蘭州廣積等倉商人何思等侵欺隆慶二三四年召買糧一萬一千八百五十餘石料一萬四千八百九十餘石草五十一萬八千八百餘束照依彼中時估大約共值銀三萬三千餘兩臣一至地方聞之不勝駭異一面行臨鞏兵備道副使楊起元嚴限比追照依律例問罪該臣遵例防秋親詣提審查究已完三分之一訪得各倉姦弊多端不止此項通行設法鈎稽互相磨對各倉實見之數即

法度終於廢闕天下後世將為何如此其不可者一也 國家之制爵祿所以奔走群動報答有功爵以顯身名之謂也祿以養廉利之謂也名出於上而無窮利入於下而有限願治之君終不肯輕名而重利者欲人知趨之也全等糜費 帑廩百十萬石盜竊名器十有餘年幸運追罰 恩已逾涯

陛下又從而衣冠之爵以情授權以寵加賤及臺廟濫於局外使將來捐軀殞命者薄名器為何物焉知所以德其上哉今日其造端矣此其不可者二也切念全等方革之初節奉 明詔有曰

奏為查勘勘案上

一十三

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被革之後屢奉

明旨有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又曰再來奏擾不饒宣之 綸綍威如雷建布之朝野昭如星日相去幾久盟約已乖一時儉人糾類朋黨依城負社竟有今日縱是不許夤緣比例然

威明之旨既成虛文鑽刺之心必無止足約束難恃往迹甚明况閭閻安等五名俱係內臣傳乞事同一體法持兩端已作厲階終成幸竇且法久則勢將必玩人情如水隄防一開各相奔競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阻遏之計顧不難哉此其不可者三也 臣等豈不知將順可以獲

君從惡足以懷衆一朝廷之體不可不全名器之

錫不可不重人言之騰不可不恤妨治之漸不

可不虞利害相權擇當從重不然犯衆怒以歛

謗豈人情哉再照季全等自往歲九月抵十二

月始奉有前旨查勘中間奏擾凡七八次

俱經本科痛行叅出使該部據此豫為叅

奏縱下能果如明詔發遣以去其幸謀或可潛

折貴緣之奸恩未必遽須須亦未必至濫濫

亦未必至此而竟至此將誰尤哉今職掌過事

姑容左右曲為求請百等又奉職無狀不能

積誠感格以回天聽使汗號已渙而復反

國是既定而復搖此中外之所以扼腕也如蒙乞

賜追回成命將季全閔安等仍前革職通行拏

送法司照依

前旨問擬發遣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陛下大信之必不易大法之必不撓光明俊偉而

新政無瑕類矣臣於全等本無德怨譏刺既衆雙言怨

必多持以待罪言官勢難中寢惟

陛下諒其心赦其罪而采之納之臣等不勝拳拳祈

望之至

嘉靖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兵科等科右給事中等官臣夏言等謹

題為寢傳奉杜請謁以光

聖德事先該錦衣衛校尉邢福海奏稱係莊奉夫人

弟安引先年事例乞要陞職已經本科據法叅

駁再經該部抗詞執奏俱未蒙

允旨乃於十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奉

聖旨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小旗顧錦都

陞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成命既下中外聞之

罔不驚愕臣等方合辭論列間又該邢福海顧

錦奏乞見任管事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益切駭懼莫遑寧處伏思

陛下仁聖恭儉法祖立政自踐祚以來臨御外朝

燕處法宮凡關聖躬舉措未聞少有差失

雖文王之心成湯之檢身莫有過也詎意

今日有此傳奉之舉實為仁明之累臣等忝為

諫官職司補過凡遇小有虧損

聖德之事便合力言不敢畏避不測之誅致

陛下事有過舉謹昧死為

陛下言之竊惟我

太祖高皇帝造創大業起自民間不階尺土間關百

戰以有天下故立國之後設為武爵以待有功

延及子孫俾世其職比於文秩獨加優厚所以

重汗馬之勛勵忘勇之節也是以本

朝令典曰武職非軍功不陞曰文職不許封公侯

以此耳

祖宗一法子孫萬世之守可謂慎重矣

列聖累朝率由罔愆中間亦有爵賞謬濫之時多

中平年政令之弊然而繼世之後旋復釐革徒

係治體貽誤後人何益之有矧惟

陛下即位之初固已痛革先朝此弊海內臣民方

欣慰今聖政維新更化未久顧踵故轍而

行之其實臣等所未解也且邢福海顧錦平日

不列行伍未經戰陣未有勞効而一日官以五

品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以

祖恩或法律之甚不可也豈惟

祖宗之法不可在公廷之議咸以為不可也又況以

排走之私冒國家軍功之賞尤不可以示

天下也竊意邢顧二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

聖主有勞勛然有今日遭際龍飛充陳大

內若家封錫之榮煥加名號之羨後宮寵渥

分已逾涯所貴持身謙降用能長保

若恩不當緣寵驕矜輒復廣希恩澤昔宋臣歐陽脩

所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上疏云張氏

奉入宮之前親戚各皆向在今日富貴何必廣

為聞人自招謗議此言極為切當可以開謝常
情伏乞

陛下仰遵成憲以名器為重申飭內庭以汰侈

為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謁之漸且查得邢

福海所奉止是援引魏振事例所望亦已過

分而傳奉

聖旨乃有正千戶之陞兼許世襲所予反為增濫顧

錦陳情不知憑何當緣忽同內降事體大謬

漸不可長至於乞恩管事且有明例不煩論

列所有昨來傳奉邢福海顧錦世襲正千戶之

命尚乞聖明亟賜追寢勿以私昵害天下至公臣

等冒昧瀆陳罪當誅死緣犬馬之忠誠不欲萬

世之下以此事首累

聖德則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吏科都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抑倖進以尊大禮以惜名器事先該吏部題

王价原係朝覲考察閑住人數

祖宗朝六十餘年凡經考察退者並不曾有一人復

職王价假以建言大禮若遂其僥倖豈惟無以

為不職之懲抑且啓奸人倖進之踞伏望將王

价仍以原陞教職致仕等因奉

欽依還照前旨用他欽此續該革職光祿寺監事錢

子勲奏稱伊與王价一般閑住人員建言大禮

事同一體彼累蒙陞用獨伊仍着致仕似有不

均乞照王价陞用事例施行奉

欽依錢子勲准與他復職欽此夫以吏禮二部所擬

如彼

陛下所以處价與勲者復如此臣等深有所未喻故

不敢循默復有區區愚忠以獻竊思大禮者

陛下天性自然之孝非因人言而成官爵者

陛下礪世磨鈍之物非可使倖而得彼議禮者皆何

如人耶其心果出於公果但知忠於

陛下果惟求其說之行決不敢自以為功亦不敢有

一毫覬覦之念猶之可也若假公營私望風希

旨以議大禮為因以贊聖旨為餌上欺

陛下之聰明下騙

陛下之官爵則為奸邪小人無疑矣得免刑誅已幸

又從而官之可乎王价欲京官則與京官錢子

勲欲復職則與復職豈二人皆君子而非小人

哉臣等查得王价錢子勲俱係朝

覲考察退人數平素無賴縉紳鄉閭皆所不齒真

穿窬小輩也豈出果挾自知稿木冷灰不復生

然故假建言大禮以圖進用耳非真忠於

陛下者也非真有心於議禮者也

陛下前此將价陞一級勲復原職各致仕固已隨其

術中今又將价晉京職勲復原職各見任是復

落其套內我朝起用人雖曰無常然惟考察

黜退人員則終身不復用著為定例以風勵庶

官今若復用价與勲則不惟壞

祖宗百年之制且落小人倖用之門即今考察京官

在通何以示後諂諛成風和佞得志故自議禮

以來始猶陽假陰售今如价與勲則明白陳乞

不致於必得而不已矣始猶以獲一官為幸今

如价與勲則恣意豁豁不滿其所欲不已矣餘

人言固不足信尚書席書議禮臣也亦曰价勲

不可准與復職准之則與禮汚壞其言亦不可

信耶小臣言固不足信尚書廖紀等若成謀

大臣也亦曰价輩不可復進京職復之則奸人

倖進其言亦不可信耶

陛下若以既采其言當用其人不復原其設心不復究其欺罔則今日某甲以議禮得官明日某乙以議禮得官小人將以大禮為騙官之資誠如書所言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是

朝廷之典禮真為此等人所污壞矣垂涎富貴者朝以議禮駕言染指功名者暮以議禮藉口小人將以官爵為囊中之物誠如紀等之言無以懲奸而杜倖是朝廷之官爵真為小人所壞誠不忍

陛下之官爵為小人所騙伏望

嘉靖六年正月

三

陛下俯從該部原擬將王价錢子勲仍令致仕後再有假以 大禮建言希圖進用者拏送法司嚴加重治則 朝廷之典禮尊不為小人所壞

國家之名器重不為小人所騙豈非

清朝一盛事哉

嘉靖六年正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以節秩廩以隆

聖治事近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李興等題稱

本官司禮監太監鮑忠病故乞要將遺下姪男

鮑恩等八名陞級奉 聖旨鮑恩等准各陞一

級兵部知道欽此又一本乞將鮑璇等五十名

准收勇士奉 聖旨鮑璇等准收御馬監勇士

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惟 國家所以奔走天下

激勵人心者惟爵與祿惟予與奪也予奪公則

人無賣志爵祿慎則 國無廢權故我

太祖之令武職非有軍功不輕陞授此其良法至意

嘉靖六年正月

三

同符堯舜者也而其已陞官職盡行裁革我

皇上見之登極一詔則又同符

太祖者也 聖聖相繼如出一轍 宗社靈長之福

端有繫於此者夫何慶等狡僻賦性貪冒成風

輒以鮑恩等五十八名妄行 奏乞彼豈不知

祖宗之法昭如日月而今日赫然 中興之令典非

有 先朝之故事所可同者乃敢恣肆如此臣

待罪該科義激於中實有不容已於言者且恩

等官至指揮僉事名號不為不崇貴矣而又衛

屬錦衣地方不為不清切矣律之舊章宜在深

懲而痛黜之者幸賴 天慈矜憫不失於

李慶者固當曉恩等以王法之不可故違倖得使之矢心圖報感激於無窮可也顧乃覬覦非分遽躡崇階畔援無涯罔知

憲典於此不杜則章服如之何而不侈越名分如之何而不陵替府庫倉廩如之何而不耗竭者哉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指揮使九級從當擒斬北虜九名額正千戶六級當擒斬六名額實授百戶四級當擒斬四名額總旗二級當擒斬二名額若等身寄戈矛命等一擲甘心矢石且求半資猶復官司勘驗奚止數人文移往來動經一載軍功之難得如此恩等何人而可以希圖

嘉隆疏抄卷十一

二五

此爵耶臣又考得指揮正三品月該支俸三十石正千戶五品該支一十六石實授百戶六品該支一十石總旗一石五斗勇士每名該支一石合五十八人而計之共支一百五十二石五斗合一年而計之共支一千八百三十石是雖糧米不敷多有折色而銀兩所給亦是民脂豈可容恩等無功而坐食也哉臣竊料慶等之意不過謂忠逮事 累朝積有勞勛生前蟒玉之榮金帛之賜茲者瑩域之建

諭祭之加天地父母之恩不可謂不至矣膺是殊典已足酬功又何至上干 國家竟萬世之紀綱

下賤 國家一萬人之膏血以求為彼後人作富貴耶是何慶等不知足也且昨鮑忠初故之後京城內外眾口喧騰共謂忠家財約有九十萬雖事出人傳未委虛的而言以物致必有根因推之其他房屋田土車馬衣服器玩稱是則貲蓄不下幾百萬也觀其囊橐之私富盛如此則其席怙之惡素行可知矣雖自今落恩之職擯斥之天下後世當亦不謂

陛下待忠之薄也縱忠有可嘉尚之功勞

朝廷亦自有優恤之恩典今 聖明在上功罪莫逃賞罰不渝儻有可錄必 賜追崇是則惟辟

嘉隆疏抄卷十一

一五

作福之大義而何須慶等紛紛 奏實耶且官忠之子姪亦已足矣而劉鐸等五十人異姓別宗與鮑門枝派又全不相及者也何乃混以名藉一舉請乞憑城附社既欲盜 朝廷之器以濟已私引類呼朋復欲市 朝廷之恩以通物賄遂使胥徒雜沓乎青紫廝隸混淆於冠裳臣謂 雷霆之下而慶等之無忌憚一至於此今胡維作梗邊陲屢驚策勳者日廣而職事不勝其用遣戍者歲增而糧餉不副其需孜孜區畫固嘗厘

陛下之宵旰矣此亦慶之所親見者而區區為恩等

一念庇覆之私遂不知有天下之大

君父之憂為所急也臣愚伏望

陛下軫念多事之際重恤國體收用

成命將鮑恩等官嚴加平鮑賊等勇士速

賜停罷仍令以後內府各官有故若果著有勤

勞該在優恤一聽

裁以見恩威出自朝廷不許名下之人輒得

冒叙功勳僥求官職則真無冗授足以服西此

捍禦考之心俸不虛糜足以舒東南漕輓者之

力而內治既脩外患斯弭矣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鮑忠故後恩悼非常况先已有准

乞數名了這起鮑忠等准三箇男十准收二十

名其餘革除兵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謹

題為重爵賞以彌弊端以全政體事近談

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內官監

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

間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

一冠帶匠人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

官乞序班者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罔辨

踰分希恩貴賤不分率污奏判計得六十八人

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都准他欽此 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

等而已臣等竊惟朝廷所以奔走群動者莫

先於名器一事名器之所以致人榮者莫越於

文武二途故武職非軍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

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後遷文非科貢不

銓而序班亦係議禮之司必資及試優而後授

間有外此而得非思出黃緣則姻聯戚畹然

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徵外死事邊戎未

密寸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費

校迭遭白首青衿動經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

可驗也夫骨朽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時以此